

《纽约时报》第一畅销书作者，全球顶级传记作家，安德鲁·莫顿带你走进安吉丽娜·朱莉神秘的内心世界。安吉丽娜——曾经在吉普车里与同性爱侣疯狂做爱，曾经白天在韦斯特伍德商业街游荡、晚上吸毒的放荡女人，是怎样的转变让她全心投入到表演艺术中来？

# 烈吻 安吉丽娜·朱莉传

《莫妮卡的故事》《戴安娜：真实的故事》《纽约时报》第一畅销书作者  
[美] 安德鲁·莫顿◎著 刘永淳◎译



A N G E L I N A

an unauthorized biography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 烈吻

安吉丽娜·朱莉传

【美】安德鲁·莫顿◎著 刘永淳◎译

A N G E L I N A

an unauthorized biography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版权登记号：01-2011-048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烈吻：安吉丽娜朱莉传 / (美) 莫顿著；刘永淳译. —北京：现代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5143-1144-0

I. ①烈… II. ①莫… ②刘… III. ①朱莉，A.—传记 IV. ①K837.1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75991号

版权所有©Andrew Morton, 2010。

---

著 者 安德鲁·莫顿 (美)  
译 者 刘永淳  
责任编辑 张桂玲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6.5  
版 次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1144-0  
定 价 36.00元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 开场：象牙塔

孩童时代的陷阱之一就是，对一件事情，你完全有理由只去感受而不必去理解，而到了能够理解的时候，心中的伤口往往已经深得无法愈合了。

——西班牙小说家卡洛斯·鲁依斯·萨丰

空荡荡的房间里，白色的地毯、白色的窗帘、白色的墙壁，除了一张白色的小床再没有别的家具。一年多了，一个女婴就生活在那里，由杂七杂八各式各样的临时保姆照看着——他们多是失了业的演员或认识的熟人，3美元1小时，24小时不间断地轮班。

这孩子从来就摸不准晚上哄她睡觉的是否就是早晨给她穿衣喂饭的那个人。她的亲妈，就住在三层楼以下的一间公寓里，有时一连几天都不露面。即便当这位妈妈偶尔上楼时，也是边喝咖啡边与保姆哭诉，悲叹自己命运的不幸。“我简直心都碎了，”三十多年后当时的保姆之一柯丽珊·莫雷尔对我说，“直到现在我仍然很难过，那孩子真的好可怜。”

这个小房间有了个别名就叫“象牙塔”，而这个婴儿则被人们看成是格林童话中被关在高塔里与世隔绝的小“莴苣姑娘”。

这段时间里，孩子妈妈从未给她读过书，从未哄她睡过觉，也从未带她去公园，而且还好长时间都拒绝给孩子房间空白的四壁涂上任何鲜亮颜色，以给这个开始蹒跚学步的孩子一些视觉刺激，她只是勉强同意给她很少一些玩具玩。

这个女婴便是安吉丽娜·朱莉，当她的爸爸乔恩·沃伊特为了另一个女人离开她妈妈玛奇琳·伯特兰德后，她便被送到了这个象牙塔里面生活。当柯丽珊对玛奇琳说她的女儿需要她更多的时间和关爱时，玛奇琳回答说：“我一看到安吉就会想起太多关于乔恩的事，我实在无法和她待在一起，真是太痛苦了。”

在安吉丽娜的幼年记忆中，只有她的小床和窗外的天空。安吉似乎觉得自己对世事浑然不知的这段身世隐喻着她的一生，“我这辈子就这样凝视着窗外……幻想着有一个地方会最终让我停息下来幸福地生活。”

# 1

住进比弗利山庄后，我有天突然意识到我竟真的有可能嫁给一个明星。

——玛奇琳·伯特兰德

当玛西亚·利恩·伯特兰德搬进她和妈妈梦寐以求的好莱坞时，在伊利诺伊州里弗代尔家乡的邻居们与其说嫉妒倒不如说是怀疑。“我们无法相信我们所认识的人真的搬到了比弗利山庄。”玛丽安娜·弗里斯·安格瑞拉回忆说。她是瑞利·罗利·伯特兰德的同班同学。“说到罗利（英文“滚”的谐音）时有些嘲弄的口吻，因为她觉得搬到比弗利山庄肯定是个谎言。”

这事不但千真万确，这家人在 1966 年 9 月从里弗代尔搬走时还着实风光了一把。他们买了一套有四个卧室的牧场式新房子，就在比弗利山庄日落大道旁的私人别墅区，那是 20 世纪 50 年代末由保罗·特鲁茨代尔开发的房产。当父母感叹着大片的大理石地面、全景的落地窗、外面的游泳池、远处的洛杉矶街景以及在欧凯尔巷 515 号宽阔的后院时，伯特兰德的孩子们也在惊叫着，因为他们发现可以给家乡的朋友们写信炫耀自己与格劳乔·马克斯、迪恩·马丁还有猫王住在一个庄园。当然，里弗代尔是不会有人相信他们的。在当地甚至还有这样一个传说，说黛碧·伯特兰德曾给她以前的校友邮去从当时电视热播剧《糊涂侦探》主演唐·亚当斯那得来的一些零钱来“证明”她给他看过孩子。

玛西亚·利恩的小弟罗利对好莱坞的生活方式简直爱得要死。他的父母得知他想成为一名一级方程式赛车手的愿望后，在他 15 岁生日时送给了他一辆红色的法拉利跑车。尽管他当时还不到可以驾车的年龄，但这点小困难根本挡不住这个年轻人，当他与迪恩·马丁的女儿吉娜约会时，会让他的朋友皮特·马蒂尼开车。他就是喜欢四处乱跑，一刻都闲不下来，正如他的朋友，爵士音乐家赫柏·阿尔伯特的儿子兰迪·阿尔伯特回忆道：“罗利是个了不起的家伙，

也是个好朋友，我们一起在比弗利山庄找到了无数的乐子。女孩子、汽车；女孩子、照相机、野火鸡；女孩子、彩虹烧烤酒吧、赛车；女孩子、马蒂尼酒吧、狂欢派对，而且总是会有些女孩子。”这在里弗代尔的生活简直是天壤之别。

玛西亚·利恩则以自己的方式对未来充满了无数幻想，那种焦急的心理至少不亚于家里任何一个人。她和妈妈一样，贪婪地读着各种小报，迫不及待地搜罗着明星们的艳闻轶事，读到兴奋之处不觉大呼小叫，仿佛如此便真的活在了众多明星的生活之中。

然而，这种激动人心的新生活也并非那么完美，必要的社会代价还是要付出的。玛西亚·利恩要非常小心地向比弗利山庄的高中同学们掩藏自己平凡的家庭背景，只是模糊地提到曾住过纽约。她的同学艾德利安·奈丽回忆玛西亚时说，她是那种“安静、不够引人注目，有些艺术感却又很容易激动的人”。

但对玛西亚·利恩来说，不久她便理解并相信了好莱坞的那句名言：只要有梦想，注定会实现。她1969年从比弗利山庄高中毕业后，便进入李·斯特拉斯伯格戏剧电影学院，并签约威廉·莫里斯经纪公司开始了她的模特和演艺生涯。她为自己打造了一个更具异域风情的身份，自称叫玛奇琳，并说那是她具有法国和加拿大血统的奶奶玛丽·路易丝·安吉丽娜一直这么叫她的。她的家人则一直叫她玛西亚。

她也开始喝法国香草速溶咖啡、搜集法国陶器和其他艺术品。如果要让她的异国身份更震撼一点的话，据说在她家的血统里有着一缕北美印第安易洛魁人的基因，但这可要追溯到法国人在加拿大定居的时候了。当然，拉风的装束、绣花头带和一头长发，她活生生一个嬉皮士的代言人。随着青少年时代渐渐远去，她的内心也开始发生了变化。她后来对一个要好的朋友说：“住进比弗利山庄后，我有一天突然意识到我竟真的有可能嫁给一个明星。”

玛西亚·利恩出生于1950年5月9日，母亲是洛伊斯，父亲是罗兰德·伯特兰德，那时罗兰德刚刚接管他岳父在伊利诺伊州里弗代尔的保龄球馆。“当时保龄球生意真是火得一塌糊涂，”当地的历史学家卡尔·德纳维奇说，“大家都去打保龄球，有时你甚至都等不到球道。那时的人们不是打橄榄球就是打保龄球。”

附近不远的哈维市是当时这个地区最大的机械制造基地，工作机会非常多，但犯罪案件却几乎没有，这个4000人的城镇里人们相互之间都非常熟络。洛

伊斯的家乡里弗代尔则像从画家诺曼·洛克威尔笔下直接画出来的一样，白色尖角的木头栅栏，还有房前屋后的玫瑰。德纳维奇觉得这里简直就是电影《欢乐谷》的背景地，那是发生在一个甜美小镇里的故事，上演着各种不安与难以遏制的躁动想法。

在里弗代尔的生活安逸、舒适而又简单，或许也有那么点枯燥，洛伊斯·朱恩·戈文斯梦想着有一天能从这里走出去，去实现她心中的明星梦。每周让她最兴奋的时候当属泛着油彩的电影杂志到了街对面杂货店的时候。当杂志被卸下车的那一刻，她便会从街这面她父母开的那家酒馆向杂货店一路狂奔而去，急切地从柜台前面的架子上取下最新一期的《电影镜》和《电影》，然后蜷缩在她家酒吧上面的公寓房里，不错眼珠地盯着贝蒂·格拉布尔、丽塔·海华斯、金格尔·罗杰斯和其他当红的好莱坞明星照片，一遍遍地玩味和欣赏。

洛伊斯的父亲，罗伊·戈文斯不辞辛劳，通过在水泥厂出苦力赚得了他最初的财富，然后和妻子弗吉尼亚，人们都叫她吉恩，开起了一家夫妻店，他们命名为戈文斯酒馆。他们在当地口碑极佳，不但勤劳而且做买卖诚实守信，深得人们的信赖。在1941年，他们把酒馆卖给了吉恩的妹妹和妹夫，罗伊用换回的钱与一个合伙人开了个新买卖——一家10球道的“圆景保龄球馆”，而此时这项运动正方兴未艾，人们的狂热已经一发而不可收了。

洛伊斯作为家里的独女极得父母宠爱，她在卧室里有自己的化妆台，周围用灯泡装饰出动人的光晕，和她从杂志照片上看到的好莱坞影星的化妆间没什么两样。到了晚上，她会在镜子前一坐几个小时，仔仔细细盘卷着她的黑发，这样就会在第二天早起后垂下瀑布般的卷发，那可是当时最时尚的发型。她在用心打理着她的头发，卷起来放开，放开又卷起来的时候，心中也在盘算着、梦想着。“我总有一天会成为电影明星的。”她对每个人都这么说，包括她的表哥唐·彼得斯。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1946年，洛伊斯高中一毕业，她的父母就花钱把她送进了在芝加哥城里由派翠西亚·斯蒂文斯开办的模特学校。在等待好莱坞经纪人给她打电话抑或自己梦想着成为《时尚》杂志封面的同时，洛伊斯在显赫一时的芝加哥马歇尔百货公司的联合打字室打着工。要是和她老家村子里那些熟悉的面孔和一成不变的生活节奏比起来，就连坐在通往这个大城市的通勤车上，每每想到魅力都市即将呈现在眼前的时候，她总是难以抑制心中那种难以名状的激动。洛伊斯土生土长在里弗代尔，和她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太爷爷太奶奶一样，她的先辈自 19 世纪初从荷兰乘船来到美国后就一直生息在那里。

就像小池塘里的一条大鱼，洛伊斯着实吸引着大家的眼球。她家在当地可以说家喻户晓，是出了名的富户，如果说里弗代尔一带有贵族的话那就非她家莫属了，看来辛劳与体面确是一对好兄弟。

如此说来，洛伊斯与心地善良的战斗英雄罗兰德·“罗利”·伯特兰德一起出双入对就不足为奇了。他人很精明，虽然身材不高但有一双会说话的蓝色大眼睛，是当地农民乔治和玛丽·路易丝·安吉丽娜所生的三个儿子中的一个，先辈是来自法国在加拿大魁北克定居的第一批居民。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罗兰德身在第一军团，在法德边境的血战中表现神勇，但 1944 年 11 月沿莱茵河向前推进时双腿受伤，后被送到法国的战地医院救治。

在经历了战争期间临时代用品和物品配给的艰苦岁月后，新娘身着绣着尚蒂伊蕾丝花边，还有着 3 米长拖裾的美国乡村风格的缎面婚纱一亮相，便引来一片艳羡，而除了捧托婚戒和捧托鲜花的女孩之外，不少于 7 名的伴娘和伴郎更成为了人们的谈资。除了在弗雷德饭店举办的婚宴和早餐会之外，她父亲还在旁边哈维市的钢铁工人俱乐部摆下了 600 人的招待宴会，可见当时保龄就等同于赚大钱，同样也能带给你社会地位。洛伊斯的婚前聚会就有 100 多位当地女士参加，为了增加气氛还特地请了汉克·斯洛瑞克进行手风琴现场演奏，虽比不了巴斯比·伯克利，但在当地媒体也当之无愧地成了头版头条。

这对新人经历了在佛罗里达和加拿大的蜜月旅行后不久，洛伊斯便怀孕了。第二年 5 月玛西亚·利恩出生了，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们与洛伊斯的父母罗伊和吉恩住在一起，罗利则学着如何打理家中的生意，了解其中的里里外外和来龙去脉。不久之后，他们买了自己的房子，一座简朴的白色板房，在南意德布鲁克大街，一个典型的中低产阶级的社区。

如果说婚姻和母亲的职责搁浅了洛伊斯的模特梦，那么在第二年这个梦想便彻底不复存在了。她的爸爸，戈文斯家族财富的原动力，突然离世，年仅 45 岁。从那时起，他的遗孀吉恩便担负起了这个家族产业，罗利负责经营着保龄球馆，而洛伊斯则成为了妇女联盟的主要成员。虽然洛伊斯的第二次怀孕短暂影响了她的保龄球技，但这在 1952 年给他们又添一女名唤黛碧，到 1955 年他们唯一的儿子降生了，瑞利的到来完成了他们的家庭人口计划。

在这个时候，这个不断扩大的伯特兰德家庭从原来的木板房移居到了南瓦

巴什大道 13840 号的一大片砖房里，总共占地 2000 多平米，虽然在当地房子和房子都是不一样的，他们的新家还是因其规模而鹤立鸡群，洛伊斯在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就对这个有着 5 间卧室的宅院动过心。这里离他们的保龄球馆只有 4 个街区，最重要的是，这房子有足够的地方把她妈妈接过来住，那时的吉恩已经被诊断患了癌症。洛伊斯是一个孝顺女，主动承担起了照看妈妈的大部分责任。家里的生意也在迅速膨胀着，1958 年罗利在芝加哥的南霍尔斯泰德大街开起了另一家保龄球馆，并在那主办了一场全国保龄球联赛。

而对于洛伊斯的模特夙愿，她还真能不时地在当地慈善活动的 T 台上一展芳姿。在 1959 年夏天的一次女士午餐会上，她与另外 9 名模特共同演绎了一场时装秀，为哥伦布骑士会筹集善款，客人们需要在比弗利帽店买帽子，在叶鸥哈格美容店做头发。和许许多多的妈妈一样，她很高兴能把自己未实现的梦想传递给女儿，更准确地说，是她的大女儿，玛西亚·利恩。

玛西亚·利恩的爸爸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脾气随和”之人，火热心肠，宽容大度，平时喜欢喝点酒，而洛伊斯才是家里发展的原动力，一个精明的生意人和富有野心和抱负的妈妈。无论在家里还是生意上都是说一不二，在“爸爸什么都知道”的年代里，她丈夫的消极和优柔寡断自然也没赢得孩子们的尊重。但同时，洛伊斯对她的长辈也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尊重。“洛伊斯非常具有挑衅性，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她的表哥唐·彼得斯回忆说，“她有着我们所说的典型的 A 类人格特征。”她一瞪眼睛便能让人心生寒意，而且非常记仇，会随时伺机对以前的事情找碴，这种情况在家里被称为“伯特兰德寒流”。

洛伊斯决心让她的一个孩子进入戏剧或电影界，但只有玛西亚·利恩和她妈妈有同样的心思；她的小妹妹黛碧整天想的就是当护士。每个星期六的早晨，玛西亚·利恩都要和妈妈一起乘电车到芝加哥学习表演、唱歌和舞蹈课程，然后到城里最时尚的商店购物。终于，玛西亚梦想成真，当 1958 年特鲁里街剧院在万绿园开业时，玛西亚如愿成为了少年演出团中的一员。

一头长长的黑色秀发，一对似乎充满渴望的蓝色大眼睛，不仅对她宠爱有加的妈妈觉得漂亮，每个见过她的人都会夸赞这个女孩天生丽质。“她是圣玛丽学校的美人。”和她一同就读当地天主教学校的丹尼斯·霍纳-哈鲁普卡回忆道。她的同学们说当年的她安静、不爱出风头、漂亮，但别的方面也没什么特别。玛西亚·利恩就这样顺利地、悄无声息地读完了小学和中学，直到进入南霍兰德的伊丽莎白西顿高中。她的同学说起她时语气里似乎带着一丝嫉妒，

有几个人回忆说她住在路右边的一座大房子里，为人和善但不太主动，玛西亚总是把梦想藏在自己心里。

当60年代的曙光出现在地平线上的时候，伯特兰德一家似乎注定就要成为当地富裕而又富有影响力的家庭，不论是新年晚餐还是到波波湖的出游，各种大事小情都会成为当地媒体关注的对象。他们的善举更是被人们津津乐道，比如在1959年8月，罗利邀请当地一群年轻的保龄球手，并请来最著名的投球手瑞·沙尔克共同观看了洋基队对芝加哥白袜队的棒球比赛。据他们家的一个朋友解释说，这算是一种权衡：伯特兰德家自知要比周围大多数人家有钱，但又不希望给人一种离群的感觉，他们是打算做点什么来回报给他们带来财富的社区。

1962年9月18日，罗利的父亲乔治离开人世，而洛伊斯的妈妈吉恩仅仅5天后也撒手人寰，这让这个家庭开始脱离原来的运行轨道，饭桌上渐渐有了开创新生活的说法。而当罗利在1964年飞到加利福尼亚的奥克兰参加保龄球联赛时，西部种种不可思议的精彩生活深深刺激着他，不久伯特兰德一家就做起了加利福尼亚之梦。他们去到这个被人们称之为金州的地方度假——而且打心底喜欢所看到的一切。

当然，醉心于西部生活的并不只是他们，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后来朝鲜战场应征入伍的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早在西部军营中体会到了天堂般的感觉。吉恩家里好几个人都已经移居到了亚利桑那州。当外面温度表上的水银柱降到冰点以下的时候，在哈维和里弗代尔的大小酒吧里，人们便开始幻想如果是在加利福尼亚生活会变得如何如何不同，在他们心中那里已经成了一个有着无尽阳光的梦幻天堂，沙滩上有无数的俊男靓女，路边到处是熟好的桃子。而且不止这些，金州还是你开启新生活、追求生命价值、实现理想的理想国。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也就仅此而已，不过是个黄粱美梦。洛伊斯母亲的死却给了伯特兰德一家实现这个梦想的机会。在她的遗嘱中，吉恩·戈文斯把她所有的遗产、保龄球馆以及其他商业资产全部留给了她唯一的女儿。当一家人坐下来商议以后的生活时，一开始或许还有些心不在焉，但随着话题越来越聚焦到是否要卖掉一切移居西部时，15岁的玛西亚·利恩的意见则成了关键。在学校，她一直把要成为模特的想法藏在心里，唯恐被同学们耻笑了去，但在家里，她有志投身演艺和模特生涯的想法不但被接受，而且还深得妈妈的欢心。

高中毕业后，玛西亚说她想读位于好莱坞日落大道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的戏剧艺术学院（现在叫戏剧电影电视学院）。这个想法真是太具诱惑力也太令路易斯满意了，她甚至都能想象得出自己多年以来的T台梦将如何通过女儿得到完美演绎。

机会终于来了，一个大财团决定出巨资收购这个家族的保龄球产业。当罗利和路易斯最终决定退出这个行业时，罗利在洛杉矶的世纪广场酒店获得了一个管理职位，这无疑让他们下了最后的决心将他们庞大的产业出手，这也同时为他们换回了巨额的财富。这样，伯特兰德一家便真的移居到了他们梦中的天堂——好莱坞。正如路易斯的表弟查克·卡莎回忆说：“他们想退出这个行业了，在曾经的辛苦劳动和努力下，他们正一步步向前追逐着他们的美国梦。”

当乔恩·沃伊特做梦时，便不是寻常之梦。他年仅3岁时，就声称自己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画家，这也让他的父母埃尔默和芭芭拉对未来充满幻想。当美国在1917年之初加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对运动极度狂热的8岁的埃尔默收拾起一个孩子身上能够凝聚的所有勇气，只身前往纽约城北扬克斯的一家高尔夫俱乐部要求做一名球童。他真够幸运的，可以说完全是在一个恰当的时机来到了一个合适的地方。扬克斯是美国第一个高尔夫球场所在地——1888年苏格兰移民约翰·里德在这里成立了圣安德鲁斯高尔夫俱乐部。而在1913年，当地的犹太人社区也联手开辟了他们自己的球场，并根据伦敦郊外最负盛名的桑宁戴尔球场为之命名。

埃尔默，这个斯洛伐克矿工的儿子，不仅得到了一份球童工作，这里的会员对这个英俊的小男孩更是倍加爱护，除了向他传授这项运动本身的种种秘籍之外，还教给他正确的英语以及如何使用刀叉等各种礼仪。埃尔默在这里健康而又幸福地成长着，要不是因为背伤，按乔恩·沃伊特的说法，“他一定会成为最伟大的高尔夫球手之一。”他最终成为这个俱乐部里的一名职业球员，自信而又充满活力，可以说是衣着光鲜、风流倜傥、气度不凡，而且善于插科打诨，笑话不断。1936年，他成家立业，妻子芭芭拉·坎普是一个德国移民的女儿，不但对高尔夫异常热爱，更知道如何享受生活。她还成立了“你和我同样是疯子”协会，致力于通过幽默和想象来消除日常的紧张心理。“这辈子再没见过比她更热爱生活、喜欢玩乐的人了。”她的老朋友苏珊·克拉克回忆说。

芭芭拉5年里连续生了三个儿子——1937年是巴瑞，1938年12月29日生了乔恩，最后的詹姆斯在1942年——面对如此形势她不得不严格家教，有

时不惜动用普鲁士军营式的训练手法对这窝能闹翻天的家伙们严加管束。每个星期天她都要带三个男孩子到当地的天主教堂去，但有时这艰难得就像在赶三只猫。正如乔恩的弟弟詹姆斯回忆说：“我们通常都是最后才能到教堂的，我们不得不走到最前面的圣坛旁坐得笔直。”

同样，乔恩也招认说：“我从小就没老实过。”当他不再梦想成为一个伟大艺术家的时候，便每天寻找他能找到的最高的树去爬。

孩子们真正的快乐世界是他们睡觉前的那段时间，这时埃尔默已从俱乐部回到了家里。好长一段时间他都骗得孩子们相信他并非什么职业高尔夫球手，而是联邦调查局的秘密特工。当孩子们在洛克伍德大街上、家里的上下床上坐好后，他们父亲的夜场表演便拉开了帷幕，埃尔默就在当场给孩子们编造着似乎永远也讲不完的故事。

“我父亲是个了不起的讲故事的人。”乔恩·沃特回忆着。“那是种神奇的体验，直到现在我还能栩栩如生地记得当时的情景，那些经历对我来说有着持久的影响力。他会给我们讲密西西比河船上发生的种种故事。我想这或许就是我成为一名演员的原因，我一直在模仿他。听他讲述那些故事的时候我真的好兴奋。”爸爸无边无际的想象力和妈妈的率真大胆无疑给孩子们的发展提供了无尽空间，就像詹姆斯回忆说：“我爸爸会在早晨把我和兄弟们弄醒后说：‘孩子们，这个世界就是你们的，你们的前程无限。’妈妈和爸爸都在鼓励我们自己去跨越我们面临的障碍。”当乔恩6岁的时候他就已跨越了一个障碍，他从要成为一名画家的幻想中转到了要到电影中寻找他的生活。后来，他脑子里还不时冒出过要当一名职业的喜剧演员的想法。

无论乔恩和他的兄弟们面对着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在沃伊特家里有着一种压倒一切的热情：高尔夫。三个孩子全都玩这个，乔恩和詹姆斯更胜一筹。实际上，詹姆斯后来给自己取了个艺名叫契普（起扑）·泰勒（Chip Taylor），就是因为他连着几个星期天都在果岭边上不停地练习击打起扑球。有一回，乔恩和桑宁戴尔俱乐部的职业球员助理吉恩·博瑞克共同参加了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举办的全国高尔夫青少年联赛，但这次打得并不怎么样。吉恩回忆说，他后来成为俱乐部职业高尔夫球员后还真有了点名气，在奥克蒙特还打出了65杆的成绩。乔恩尽管最终也没成为职业球手，却在举手投足间渐渐表现出了一名优秀高尔夫球员的品质——平衡和优雅。这同样让老爸感到脸上有光，埃尔默不厌其烦要让他的孩子们明白的就是这个。他常念叨的一句箴言便是：“一位

普通的女高尔夫球手的毛病往往在于她太过懒散，而一位普通的男高尔夫球手的毛病则常常是他太过紧张。”

埃尔默和芭芭拉除了对高尔夫的热爱之外，还都是电影院和剧院的常客，埃尔默给孩子们讲的床头故事许多灵感都来自于当地的洛克希影院。家里的艺术氛围所熏染的并非只有乔恩，詹姆斯还生动地记得在自己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在观看表演时所得到的那种快乐感觉。在1940年代后期，父母带着7岁的詹姆斯去看音乐剧《我的爱尔兰野蔷薇》，这是一个关于在纽约的爱尔兰男高音昌西·奥尔科特的人生故事。詹姆斯对这事讨厌极了，而他父母要带他也实在是出于无奈，一时没有找到照看他的人。后来回头来看，他真庆幸当时父母把他给拽去了。“我一路上别别扭扭的就是不想去，一直吵到剧院。”他回忆说，“但当我在剧院里坐下后，随着音乐声渐起，我的身体开始激动起来，仿佛坐在了一团火上。演出结束时我根本就不想和父母说话，而是仍然沉浸在那种美妙的感觉当中，不停地回味。”那种激动欣喜的感觉一直激励着他，最终让他成为了一位极为著名的抒情诗人和作词家。

对于乔恩来说，他经常为学校剧团设计动人的剧情并绘制演出背景。尽管他有时也会上台演出。他妈妈是一名兼职教师，在他6年级时也成了他的第一位导演。但在当时却没有任何想要以后从事这个行当的想法。

和他的兄弟们一样，乔恩就读的也是位于纽约白原的主教斯蒂皮纳奇高中，每到课间他便成了一个积极而又才华横溢的舞台设计师。“那里是我们创作和实验最好最安全的地方，随我们怎么折腾，”他回忆说。当时，学校里资深的戏剧教师伯纳德·麦克马洪牧师，现在已经退休了，让长着一张可爱娃娃脸的沃伊特从舞台设计转而去在学校年度音乐剧《挪威之歌》中扮演喜剧人物佩皮·勒·鲁普伯爵，这是个关于挪威作曲家爱德华·格里格的一部轻歌剧。接着第二年在高级班里，沃伊特又在《学生王子》中扮演了男仆鲁茨。在1956年的学生毕业留言册上有人奋笔疾书到：“一口德国味的英语再加上大胡子，乔恩完全超越了去年就已令人惊叹的成功表演，以其精湛的演技对戏中的主要喜剧人物刻画得入木三分。”戏中的女主角芭芭拉·洛基是一名来自白原良言女子高中的学生，“噢，他真是才华出众，魅力非凡，”洛基回忆道，她现在偶尔还能意外地接到曾经的男主角打来的电话。“他总是那么英俊潇洒，令人着迷，女孩子们都快为他发疯了。”

他对舞台也是同样发疯般地迷恋着，他会仔仔细细研读英国戏剧批评家肯

尼思·泰南关于伦敦西区戏剧评论的每一个字，而演员劳伦斯·奥立佛对他似乎有着更为特别的魔力。“我会一遍又一遍地读这些段落，我惊叹于奥利佛能够设计出如此伟大的人物角色并活生生展现在现代的观众面前。而他是如何在表演中开始、推进并在结尾中达到激动人心的高潮的手法，更是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然而，即使当乔恩进入大学校园之后仍然对自己是否要从事演艺生涯心意难决。1957年，他在华盛顿的美国天主教大学读完大一年后，从演讲与戏剧专业转到了艺术专业，但同时继续从事着舞台设计。当时身在学校篮球队的沃伊特设计了篮球场的中心图标，现在有着他设计图案的这块地板仍然陈列在学校的普瑞兹比拉大学中心。沃伊特思维缜密、克己自律、关爱他人，他甚至考虑过要当一名牧师，但这个想法转眼便烟消云散。“我根本不可能从事这行。”他坦言说，“我太喜欢女孩子了。”四年大学期间，一头金发、碧蓝眼睛、身高1米93的沃伊特赢得了太多人的喜爱，不论男生还是女生，后被选为学生会主席。

1960年大学毕业后，他在心里似乎又起了某种变化，决定重返纽约再从演艺。当政治权杖即将从艾森豪威尔交到肯尼迪手里的时候，曼哈顿的剧场里也反映出了快速变幻的文化思潮。年轻演员们自视为艺术家和理想主义者，甘为变革的原动力，对追逐名利之事不耻又不屑，阿尔·帕西诺、达斯汀·霍夫曼、吉恩·哈克曼和乔恩·沃伊特正是这些演员中的代表人物。马龙·白兰度成为了他们心目中的英雄。虽然在纽约剧场里出演田纳西·威廉姆斯的舞台剧《欲望号街车》之后他要立即乘飞机赶往洛杉矶拍电影，但他宣称只要电影一杀青，便会立刻回到他最心爱的舞台上。这些初出茅庐的新手们或许有些理想主义，但他们的精明和影响力丝毫不逊色于华尔街的股票经纪人。正如霍夫曼后来所说：“演员就如女人一样。女人们相互观察的方式和男人不同，她们会看对方胸有多大，腿是否漂亮……因为她们时刻都在彼此间攀比竞争着，演员们彼此看待的方式和这也没什么差别。”

沃伊特师从著名表演大师桑福德·梅斯勒，与詹姆斯·凯恩和罗伯特·杜瓦尔同在奈伯福特剧院系统学习方法派演技，深深体会着梅斯勒的教诲“表演就是在虚幻的环境中真实地生活”。

沃伊特在外百老汇小剧场的首次登台可谓有些出师不利，这次演出在格林威治村布里克街上的村门俱乐部，剧目是早被人们遗忘了的讽刺剧《哦，牡蛎》。根据当时的评论——沃伊特还算记得他来自佛蒙特——但他竟“不知怎么迈步

也不知该如何张口”。虽然小试牛刀受挫，但他还是挺了下来。沃伊特和他早在天主教大学时便已认识的室友詹姆斯·贝特曼共同创作了一部双人剧，表现的是两个天真的乡下人哈罗德和亨利·吉普森的故事，后面这个名字很显然是从剧作家亨利克·易卜生的名字取巧来的。后来贝特曼就是以亨利·吉普森的名字，在电视喜剧节目《鲁旺和马丁搞笑集》中以捧花诗人的身份红极一时。

在1961年沃伊特又进行了一次新的尝试，回归到了在高中时就擅长的音乐剧中。他临时代替威尔士演员布莱恩·戴维斯出演了《音乐之声》中的洛夫·格鲁伯，戴维斯是在歌剧泰斗罗杰斯和哈默施泰因这部名剧中首唱歌曲《即将17岁》的演员。

尽管他出演该剧时间不长，却给来自底特律的女演员劳里·彼得斯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在剧中演的是丽莎，冯·特普上校家的大女儿。早在1959年她16岁的时候理查德·罗杰斯就开始在该剧中选用她，到她与沃伊特相遇时可以说舞台经验已经相当丰富，并凭借自己的出色表演赢得了声誉极高的托尼奖提名。两人开始了约会，但此时的沃伊特仍在苦苦寻觅工作，而他的女朋友则已忙于尝试各种不同的电影角色。这位如邻家女孩般的金发女郎与令少女脸红心跳的《美国舞池》节目的当红明星费边，还有好莱坞的资深演员詹姆斯·斯图尔特共同出演了家庭喜剧《度假留香》。虽然她不可避免地于费边有些浪漫之举，但最终还是沃伊特赢得了她的芳心。

1962年，劳里·彼得斯即将20岁时嫁给了乔恩·沃尔特。这一年，她与歌星克利夫·理查共同出演了经典的英式好心情电影《欢乐暑假》，并于第二年发行上映，而她的丈夫也开始在长篇西部电视连续剧《枪烟》中饰演一个小角色。1963年，当《音乐之声》停演后，彼得斯开始在山姆·沃纳梅克执导的《我们中间的凶手》中扮演路易丝特，但该剧在1964年3月首晚演出后就没再上演。

在一些电视节目如《裸城》和《防御者》中跑了一段时间龙套之后，沃伊特终于抓住了一个机会，在电影《勇敢的弗兰克》中以令女观众着迷的英俊面庞扮演了有些愚笨的乡巴佬弗兰克，他来到大城市后先是被谋杀，后又起死回生，就像一个漫画书中的英雄。然而他还是在舞台上表现得更为成功，阿瑟·米勒1955年的剧作《桥上一瞥》于1965年在外百老汇再次上演，沃伊特在剧中的表演取得了巨大突破，广受赞誉。他在剧中与罗伯特·杜瓦尔倾力合作，并开始对该剧的导演助理和舞台经理达斯汀·霍夫曼有了更多了解。沃伊特和霍夫曼都是年轻气盛的年龄，他们富于幻想，对这项事业充满热情，同时将艺术

的纯粹性奉若神明，而对来自好莱坞的诱惑置若罔闻。

随即便迎来了沃伊特兴风作浪、大红大紫的时代。经历了外百老汇的成功，他应邀前往圣迭戈，在老环球剧场举行的1966年全国莎士比亚节中成为了真正的明星。更为重要的是，在排练和演出的间隙，他被詹姆斯·莱奥·赫利西的小说《午夜牛郎》牢牢吸引并深深打动。小说讲述了纽约皮条客拉苏·瑞佐和来到大苹果想通过为性饥渴的女人服务来赚钱糊口的德克萨斯洗碗工之间令人难以置信的关系，这个不同寻常的爱情故事在1965年一经出版便受到热捧，风靡一时。

小说且放一旁，这之后他继续在外百老汇的剧场里稳扎稳打，不断充实着自己的实力，夯实着自己的位置。1967年3月，他与希腊女演员艾琳·帕佩斯合演了弗兰克·吉尔罗伊的剧目《那个夏天—那个秋天》，并以此捧得了戏剧世界奖。沃伊特家有出息的不止乔恩一个，他哥哥巴里已成为世界知名的火山学家，他弟弟契普也创作出了歌曲《野东西》，经穴居人乐队首唱后成为1966年夏天的主打曲。乔恩·沃伊特回忆说：“我是最早听到这首歌的，我还记得当时都已经乐翻在了地板上，然后跳起来喊着‘火了！火了！这歌可太好玩了，人们肯定会唱烂了它，一刻都离不开嘴！’”

他5年的婚姻也不是那么轻松的。野心勃勃的他，俊朗的外表，高高的身材，多情的眼神和迷人的微笑，女人们像飞蛾扑火般扑向他。“我的个天啊，女孩们爱死他了，全都跑到后台来了。”达斯汀·霍夫曼回忆着，“她们想嫁给他，想关心他爱护他，他就是外百老汇的女人杀手。”

毫不奇怪，彼得斯和沃伊特分居了。各自孤寂的青春时光再加上对事业成功的渴望都促成了他们在1967年做出了最后的抉择——离婚。沃伊特后来对这段生活回忆道：“原本默默无闻、无人问津的你，突然间每个人都向你伸出手来，恨不得都要分得你一块才满足时，你的自我意识也会跟着一下子膨胀起来。我总是想做正确的事、负责任的事、慈善的事，但从赢得女孩子关注的角度来说，嗯，成功还是最有效的春药。”

然而，就在同一年，他发现自己的光辉被他的朋友，也同时是他的竞争对手达斯汀·霍夫曼所遮挡。凭借在《毕业生》中的出色演技，霍夫曼直冲巨星宝座，而与之相比，尽管沃伊特在评论界亦算可圈可点，有所褒扬，在大银幕上却无所斩获。“乔恩是剧场里的新星，但《毕业生》之后，真正的明星就是达斯汀了。”摄影师迈克尔·查尔德斯回忆说，“他们两个竞争很厉害，却不肮